口述

推小车记

□ 阴元昆

前几天，我在翻阅聊城图片集时，看到一张1959年原平原县（归属聊城专区）木工厂为支援冬季水利建设生产小推车的老照片，这让我想起自己在农村学习推小车的往事。

独轮小车，是那个时代中国北方农村普遍使用的生产工具，它的整体架构是木头的。在早期，小车的平板较高，轮子也是木制的。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已经换成胶皮轮胎，两边的车盘也降低了，每边都装有一个长条篓子，这就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。

我是1974年10月到聊城县梁水镇公社吕庄大队下乡务农的。刚下乡不久的一天清晨，我独自在村里转悠，忽然看见一个老乡推着一辆小车，小车的两边装着沉重的土坯，正吃力地往路北土坡上推。我见状，赶紧跑过去，从侧面帮助他推小车。谁知那个老乡着急地喊：“不要，不要！”话没说完，那辆小车就左右摇晃，两边的土坯都从车上掉下来摔碎了。我本来想助人为乐，没想到却帮了倒忙。

于是，我虚心地向老乡请教怎样才能推好小车。老乡告诉我，推小车看似简单，其实学问大着呢，窍门是三个字：会扭腚。也就是说，在推小车的时候，为了掌握平衡，要不停地把腰扭来扭去。

之后，我开始接触到推小车。第一次是从村里池塘边往村外地里运肥。我推着小车，像腾云驾雾一样，往左边一躲，往右边一闪，一不留神，小车翻倒在路边，肥料撒了一地。我一遍一遍地练习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很快，我就熟练地掌握了推小车技术。

这个时候，我才知道，小车不能从侧面推，一推它就会失去平衡而歪倒；要想帮忙，只能在小车前的横杠上拴根绳子，从前边拉。

我甩开膀子，推着小车，与知青伙伴和农村青年一起，投入到农田基本建设和运肥劳动中去。运的肥料，主要是牲口棚和猪圈的粪肥、老乡家里拆除的炕坯。我推着满满的一车肥料，健步如飞地穿过村庄，跨过沟坎儿，沿着田间小路，一溜烟跑到地里，猛地往前一撒把，一车肥料就完全翻扣在地里。然后用脚一蹬横杠，空车立即翻了过来。我还推着小车，穿过一排排树木，到东边的西梭村去挖河。我们使用的小车，都是从老乡家里借来的，这小车可不是白用，而是要在记工员那里记上工分。

我那时候虽然年轻力壮，不怕苦、不怕累，但由于营养不良，有时也觉得体力不支。有一次，在往村西地里运肥时，我推车的速度渐渐慢下来，运肥数量也不断减少。这时，一个身影从旁边闪过，他把自己推的一车肥料都倾倒在我负责的那块地里。他就是知青朋友赵长云，我向他投去感激的目光。

其实，我在农村推小车，也曾留下过照片。有一次，我和另一名知青在村前大坑里运土，当我推着满满一车土，在另一名知青的牵引下，正准备爬坡时，公社粮所所长蒋文选挎着照相机跑过来，喊道：“停一下！”我们停下脚步，蒋所长在我们面前“咔嚓咔嚓”按下了快门。只可惜，后来我也没有见到这张照片。

1959年，原平原县（归属聊城专区）木工厂为支援冬季水利建设生产的小推车

“小车不倒只管推”，这是党的农村基层干部楷模杨水才的一句名言，他以小车作比喻，表达的是一种生命不息、奋斗不止的拼搏精神。我觉得，小车已经不仅仅是一件简单的生产工具，而是成为了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奉献精神的象征。如今，虽然这样的小车在广大农村已不多见，然而，小车的故事，将会代代流传。

（图片由作者提供）

秋假琐忆

□ 李学贵

前不久，我市秋作物喜获丰收，一辆辆联合收割机在广袤的田野里来来回回，唱着欢快的歌谣。触景生情，我不由得回想起当年放秋假的往事。

我的老家在东昌府区郑家镇。20世纪80年代，我正上小学。当时，学校不放暑假，每逢“三秋”大忙，便会放长达42天的秋假。假期里，我们要帮助父母干些力所能及的庄稼活儿，其中的酸甜苦辣让我记忆深刻。

割草

当时，全村家家户户皆在庭院里圈养几只羊，帮助大人割草喂羊便成为秋假时小孩子的首要任务。吃过午饭，我们一帮小孩儿便每人挎上一只箩筐，手拿一把小铁铲，相约去割草。那个时候，广袤的田野乃至河岸沟渠，到处是长势旺盛的杂草，像马齿苋、灰灰菜、抓地秧、星星草等，我们想割什么便割什么。有时割得起劲儿，我们索性放下小铁铲，双手左右开弓拔起草来。为了活跃气氛，我们还编起顺口溜。有的说：“太阳出来亮堂堂，我的学习超级棒。”有的接道：“太阳一出红似火，是我是我还是我。”还有的自己随便编一句：“呜呜又突突，天上飞的是蝙蝠……”惹得大家哈哈大笑。在这种氛围下，大家干劲儿十足，没多久每人拔的草便装满了箩筐。

小孩子的天性是玩耍，那时在田野里我们除了割草之外，还不时地捕捉蚂蚱来娱乐。蚂蚱个头小，跳跃的速度快，捕捉需要技巧，一要反应及时，二要动作迅速，稍一迟缓蚂蚱就会从身边溜走。割草间隙，我们几个小伙伴在地瓜田间，动作麻利地捕捉了一些黄黄绿绿的蚂蚱。看到我们的战利品，小伙伴中一位叫阿华的小胖墩不禁手痒，也想捉几只。只是他动作笨拙，捕捉了几次都没有成功，最后他急了，整个身子向前一扑，谁知用力过猛，一不小心脚后跟被地瓜秧绊住，结果蚂蚱没有捉住，阿华却摔了个“狗啃泥”，他的狼狈样把我们逗得开怀大笑……

摔花生

有一年，我家责任田里种植了3亩多花生。为防止丢失，夜幕降临，我们把刨下的花生秧连同果实一块装到地排车上运回家中。那时村里还没有通电，吃过晚饭，父母、三姐和我把地排车上的花生卸在院内，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，我们全家每人坐一个小板凳，大家以地排车厢、箩筐或圈椅等作为遮挡，纷纷抓起一把把带着串串果实的花生秧摔打起来。

摔花生之前，我不忘把不久前大姐托人买的宝石花牌收音机放在身边，并把音量调至最大，一边摔花生一边听收音机播放的长篇连载《夜幕下的哈尔滨》。从秧上摔下的花生纷纷落到车厢、箩筐或圈椅内，摔光果实的花生秧则被扔到一边。最开始摔花生时，我觉得新鲜有趣，摔得格外带劲儿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开始觉得有些乏味。夜色渐深，瞌睡悄悄来临，我的上下眼皮禁不住打起架来。我真想躲进屋里美美地睡上一觉，可再瞅瞅身旁没有摔完的一堆花生和忙碌的家人，只得站起身来去屋里洗了把脸，在院子里转上两圈，重新打起精神，一直坚持到把拉回家的花生全部摔打完。疲惫不堪的我倒在床上，顷刻间便进入了梦乡。

掘地

眼见秋假过去了一大半，自家的花生、玉米和棉花先后收获完毕，庄稼秸秆也全部从田间拾掇出去，家中积存的粪肥及草木灰一一撒在了田间，接着就该翻整土地了。当时农业生产还没有实行机械化，并且缺少大牲口犁地，村民只能使用铁锹人工掘地。父亲早早为我们全家五口人准备好了五把好用的铁锹，并在每把铁锹锹头上边安了一个铁脚蹬，这样掘起地来更省劲儿。

用铁锹掘地是个力气活儿，其中也含有一定的技巧。父亲手拿铁锹教给我掘地要领：手抓铁锹要正上正下地用脚蹬，这样掘地省力；要用手抓牢铁锹把柄，不要来回滑动，否则手掌容易起泡；翻整的每一铁锹泥土，都要把地面上所撒的肥料扣进去、把新土露出来。我按照父亲教的方法去做，结果由于力气小，别人用脚蹬一下就能完成的活儿，我蹬三四下才能勉强完成。由于经验不足，用铁锹掘出的泥土常常不能扣翻过去，翻整后肥料仍留在地面上。最要命的是，掘地的时候我的两只手不听使唤，在铁锹把上不时地滑来滑去，结果半晌不到，我就觉得两只手掌疼痛不已，低头一看，原来两只手掌心处分别磨出了两三个水泡。

掘地对于小小年纪的我，俨然是个考验。仅仅一天时间，我就浑身酸疼，两条腿像灌了铅一般沉。直到天黑回到家中，吃过母亲特意为我做的鸡蛋荷包面条，又睡了一觉，才感觉身体舒服了一些。

时过境迁，如今广大农村实现了机械化，全市城乡教育实现了均衡发展，农村学校放秋假已成为久远的历史。但昔日所经历的那段苦乐年华，就像家乡那湾清澈的河水，在脑海及心灵深处汩汩流淌，让我至今难忘。